



MaiQiDeLiWu

[美] 亨利 (Henry, O.) 著 敏行◎译

麦琪的礼物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MaiQiDeLiWu

[美]亨利 (Henry,O.) 著 敏行◎译

麦琪的礼物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琪的礼物/(美)亨利(Henry, O.)著;敏行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469—2299—7

I. ①麦… II. ①亨…②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569 号

麦琪的礼物

著 者 (美)亨利(Henry, O.)

译 者 敏 行

责任编辑 栾 蕾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0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299—7

定 价 21.80 元

麦琪的礼物

一元零八十七分。那就是全部，而那之中的六十分都是些一分一分的。那些便士是通过威吓杂货店老板、卖菜的与卖肉的而一次一个两个地攒起来的，一直搞得本人的脸都暗自为这样过度的节俭而羞得通红，那交易是那样的斤斤计较。德拉把它数了三遍，一元零八十七分，而次日就过圣诞节了。

很明显，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去号啕大哭以外，也没有什么可做的。

因此德拉就做了那事，那就激起了精神上的感慨，生活是由哭泣、抽噎与微笑构成的，而抽噎则最为主要。

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慢慢地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平静下来的时候，那就瞧一下这个家吧。一套提供设备的公寓房子，房租一个星期八美元。虽然的确不能说成乞丐，但它绝对可以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

在下面的门廊里面的是一个信箱，却没有信愿意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从它那儿没有人类的手指可以按出一点铃声。另外，那里还有一张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名字



的卡片。

那“迪林厄姆”是在原来一段繁荣的时期，轻而易举地添上去的，当时它的主人一周可以得到三十美元。如今，当收入减少到二十美元的时候，“迪林厄姆”的字母看上去也变得模糊了，好像它们正在认真地考虑着是不是简写为谦恭而又符合实际的D。但是，每次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到上面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就会被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喊为“吉姆”，并被热切地搂住，就是那位早已给你们介绍过的德拉。所有的那一切都非常不错。

德拉结束了她的哭泣，就朝她的两颊上抹了一些粉，她在窗户旁边站着，怔怔地往外望着一个灰色的后院里面一只灰色的猫正在一道灰色的篱笆上走着。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仅仅有一元零八十七分为吉姆购置一件礼物。她曾经尽她的一切可能把每一分钱都节省下来，都好几个月了，却是这样的结果。

一个星期二十美元真的经不住花，费用总比你预算的要多，他们老是这样。仅仅有一元零八十七分为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呀。她用去了好多个幸福的钟头计划着要给他一些美好的东西，一些美好、稀有而又珍贵的东西——最起码也得跟吉姆所有的东西的价值有点儿接近啊。

在那房间的窗户之间有一面壁镜。也可能你曾看到过一个星期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很瘦小而又很灵巧的人，通过观察他在一连串的纵向条纹的影像里面，或许会对他的长相得到一个还算准确的概念。德拉很苗条，早就掌握了这种艺术。

突然，她从窗户旋转了过来，站到了壁镜前面。她的眼睛明亮地闪着光，可是在二十秒钟之内她的脸就丧失了它的光彩。



她很快地把她的头发拉下来，并让它落到它完整的长度。

如今，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两人就有了两件东西，对那些他们都非常的自豪。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曾经是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另一件就是德拉的头发。要是示巴女王就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居住的话，哪天德拉就会将她的头发挂到窗户外面晾干，把她的珍珠与宝物都比下去；要是所罗门王的金银财宝全都堆在地下室，而他就是看门人的话，每次吉姆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就会拿出他的金表，去看看他嫉妒得直吹他的胡子的样子。

而现在，德拉那美丽的头发就垂落在她的四周，起着涟漪，亮闪闪的，就像褐色的瀑布一样。它都到了她的膝盖下面了，差不多都快成她的一件大衣了。后来，她又紧张而匆忙地将头发梳上去。她犹豫了一分钟，静静地在那里站着，而一两滴泪水就撒落到了那破旧的红色地毯上。

她穿上她的破旧的褐色短大衣，戴上她那破旧的褐色帽子，她的眼睛依旧闪着明亮的光，裙子旋了一圈，她就从房门里飘了出来，沿着楼梯下到大街上。

她在一块招牌那儿停住了，上面写着：“索佛罗妮夫人——专营所有种类的头发”。德拉飞快地跑了上去，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很高大，过于苍白，冷冰冰的，很难看出那“索佛罗妮”的样子。

“你买不买我的头发？”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道，“把你的帽子拿下来，让我瞧一下它的样子。”

那褐色的瀑布就飘落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说道，并用一只熟练的手抓起一把。

“赶紧把它给我。”德拉说道。

噢，接下来的那两个钟头扑打着快乐的翅膀飞了过去。别去管这瞎说的比喻。她正在为吉姆的礼物而到处搜索那些商店。

最终，她发现了它，它肯定是给吉姆做的，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人。她把所有的商店都翻了个遍，在任何一家都没有其他一个跟它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简单而又朴素，还有花纹呢，就像所有的上等东西那样，它完全只是用实质来表现它的价值，而不是以华丽的装饰。它与那只金表正好相配。

她一看到它，就明白绝对是吉姆的。它就跟他一样，恬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二者都很适用。为了它，他们从她那儿要去了二十一美元，而她就带着八十七分急急忙忙地回家了。把这条链子配到他的金表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吉姆都会很急切地想知道时间了。

虽然那只表很贵重，可由于他用一条旧的皮革带子代替了表链，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看一下。

当德拉回到家的时候，她的陶醉变得有点审慎而理智了。她把她的烫发的铁钳子拿了出来，点着了煤气，开始动手修补由于爱情加上大方所带来的破坏，那总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一件不得了的任务啊。

在四十分钟之内，她的头上覆盖上了小小的紧贴头皮的卷发，搞得她跟一个逃学的男学生特别像。她长时间地望着镜子里面她的身影，谨慎而又苛刻。

“要是吉姆在他瞧我第二眼之前不杀死我的话，”她跟她自己说道，“那他就会说我跟科尼岛上合唱队的一个唱歌的女子一样。可是我可以做什么呀——噢！用一元零八十七分，我可以做什么呀？”



在七点钟的时候，咖啡就煮好了，而煎锅也放到炉子上热着，准备来做肉排。

吉姆从来都不迟到。德拉把那表链对折在她的手里面，坐在了靠近门的那个桌子角上，他总是从那儿进来。后来，她听到他的脚步声从下面第一段楼梯上响了起来，她的脸变得苍白了一阵子。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为最简单的平常的事情而静静地祈祷，而现在，她小声说道：“恳求上帝，让他认为我依然是美丽的吧。”

门打开了，吉姆走了进来，又把它关上了。他看上去很瘦而且很严肃。可怜的人啊，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要负担一个家庭！他需要一件新的外套，而且他还没有手套。

吉姆在门里边停住了，一动不动地就跟一只猎犬闻到了鹌鹑的气味一样。他的眼睛固定到了德拉身上，而且在它们里面有她不能读懂的神情，这把她给吓住了。那既不是恼怒，也不是吃惊，又不是反对，也不是讨厌，更不是她为之做好准备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不过在他的脸上带着这样的神情死死地瞪着德拉。

德拉一扭身跳下了桌子，并朝他走了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叫了起来，“不要那样子看着我。我将我的头发剪去并把它卖掉了，因为不给你一件礼物，我就不能活过圣诞节。它还会重新长出来——你并不会介意，对不对？我也只得那样做。我的头发长得特别的快。说‘恭贺圣诞’吧！吉姆，咱们高兴一点儿。你绝对不知道我为你找到一件多么精致——多么漂亮精致的礼物！”

“你已将你的头发剪去了？”吉姆费劲地问道，好像他辛苦地动了脑筋之后，还是没有搞懂那明显的事实。



“把它剪去，并卖掉了，”德拉说道。“无论如何，难道你不是照样还喜欢我吗？我没有了我的头发，而我仍是我，对不对？”

吉姆奇怪地往房间四周看了看。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他带着一副几乎跟白痴差不多的样子问道。

“你不需要再找它啦，”德拉说道，“它已经卖了，我跟你说，卖掉了——也就没有啦。今天是圣诞前夜，宝贝。对我好一点，因为它都是为了你才失去的。也可能我的头发是有限的，”突然她非常温柔地继续道，“但是没有人能数得清我对你的爱。我去把肉排做上吧，吉姆？”

吉姆似乎从他的出神之中迅速地醒了过来，他抱住他的德拉。让我们用上十秒钟的时间从别的角度慎重地考虑一下一些不太重要的方面。一个星期八美元，或是每年一百万美元——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数学家或者一个有才智的人会给你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了贵重的礼物，但是那却不在它们之中。这句难懂的话，在后面会给予解释。

吉姆从他的外套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包裹，并把它扔到了桌子上面。

“不要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他说道，“不管剪发、刮脸，抑或是洗头，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对我的姑娘的爱得少一点。但是，要是你把那个包裹打开的话，你就会知道刚开始你为何把我弄得傻呆呆的了。”

白净的手指熟练地解开绳子和纸包。然后就是一声高兴得发了疯的尖叫，而后来，唉！一下子又变成了女性那歇斯底里的眼泪与痛哭，迫使这个房间的男主人马上就动用所有安慰的

力量。

因为那儿放着梳子——一整套梳两边与后面的梳子，那是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看到过而且羡慕了好长时间的东西。那些美丽的梳子，是纯粹的玳瑁，还镶有珠宝的边——而色彩的深浅也恰好同可以配得上那些一下子失去的美丽的头发。她很清楚，它们是昂贵的梳子，而她的心对它们也只是渴望与向往而已，却从来都没有过占有的念头。而如今，它们是她的了，而那些可以佩戴这觊觎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已经没有了。

但是，她还是将它们搂到了她的胸前，过了好长时间才抬起那模糊的眼睛，带着微笑，说道：“我的头发长得快，吉姆！”

后来，德拉就跟一只被烫到的小猫一样跳起身来，叫了起来：“噢！噢！”

吉姆尚未看到他的漂亮的礼物呢。她急切地把它展示在伸开的手掌上，让他看，那毫无知觉的贵重的金属好像也映着她的欢乐而热切的心情。

“难道它不好看吗，吉姆？我把整座城市都搜遍了才发现了它。如今，你能够一天看上一百次时间了。给我你的表，我想瞧一下它配在它上面会是什么样。”

吉姆并没有听从，却倒到了睡椅上面，把他的两手放到他的脑袋下面，微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道，“咱们将咱们的圣诞礼物都放到一边，并把它们保存一阵子吧。它们真的太好了，眼下还不能使用。我把表卖了，得了钱买了你的梳子。现在，建议你去做肉排。”

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麦琪是个精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给马槽里面的耶稣带来了礼物。他们发明了赠送圣诞礼物这门艺术。因为他们很聪明，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

的礼物，在两样东西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或许还会给予交换的特权。在这里，我已经不太完整地给你们叙述了住在一套公寓里面的两个可爱的孩子那些平淡无奇的故事，他们最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里面最好的宝物。

但是，在对当前那些明智的人最后一句话里面，让它这样说，在所有赠送礼物的人里面，这两个是最为明智的。在所有赠送而又接收礼物的人里面，像他们这样的人是最为明智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为明智的。

他们便是麦琪。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在午夜的时候，咖啡馆非常拥挤。我随意选坐的那张小桌正好避开了进来的人的目光，剩下的两把空椅子带着诱人的盛情，冲着涌进的那些客人伸开了它们的双臂。

那个时候，一位世界公民就坐在它们之中的一张上面，而我很快乐，因为我持有一种理论，从亚当起，尚未有一位真正属于整个世界的居民。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行李上看到过外国的标签，可我们发现都是旅客，而并非世界公民。

我会调动你对这个情景的思索——大理石的桌子，一列靠墙的装饰着皮革的座位，快乐的同伴，穿得稍为好一点的女士们正在用一种细腻而又显而易见的趣味在一块儿说着话，经济、富裕或者是艺术，谨慎体贴喜爱赠品的侍者，让作曲家乱忙不堪的音乐聪明地投合了所有的人，那混在一块儿的说话和大笑的声音——要是你愿意的话，在高高的玻璃杯锥体里面的维尔茨堡酒就会弯下腰到你的嘴唇边，就跟在它的树枝上的一个熟了的樱桃摇摆到强盗木坚鸟的嘴里面似的。一位从英奇·丘恩

克来的雕塑家跟我说，这情形的确是巴黎式的。

我的这位世界公民名字是 E·拉什莫尔·科格兰，从下一年的夏季起，人们会从科尼岛收到他的消息——他告诉我，他就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诱惑力”，以提供君主一样的娱乐。而后来，他的谈话沿着经度和纬度的平行线延伸开来，他将巨大的圆圆的世界抓到了他的手中，这样来说好了，非常的熟悉，又很轻蔑，而它好像仅仅有客饭里黑葡萄酒中的樱桃核那样大。

他很不尊敬地说起了赤道，他飞快地从这块大陆跳到那块大陆上，他嘲弄那些区域，他用他的餐巾向高高的海浪擦去。一挥他的手，他就会说道海德拉巴帮的某一个市场。嘿！他会让你上到拉普兰滑雪橇上。嘘！现在你在基莱卡希基跟夏威夷的土著人一块儿在浪头上奔驰。很快，他拉着你从阿肯色州一个全是橡树的沼泽中穿过，使你在他的艾达荷州牧场上的碱性平原上晒上一会儿，接着把你旋转到维也纳大公们的上流社会里面。

不久，他会告诉你，他在一个芝加哥湖被风吹了而着凉的事，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老埃斯卡米拉人又是如何用热的丘丘拉草药汁将它治愈的。你应该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写一封信，并把它寄出去，并感觉到它一定会被递送给他。

我敢保证我最终找到了自亚当以后的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而我听着他涉及全世界的谈论，唯恐我在那里只能发觉一个环球旅行家的地方见解。但是他的观点绝对不是飘动的或者是萎靡的，他对那些城市、国家与大陆全都是公平的，就像刮风或者是地球吸引力那样。

而就在 E·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小小的星球唠叨地说着

废话的时候，我很快乐地思考着一位很伟大的几乎称得上是世界公民的人，他写作是为了这整个世界，并将他本人献给了孟买。在一首诗里面，他只得声明，在地球上的城市之间有些傲慢与敌对，而且“那些依靠它们而生存的人们，他们上上下下地交往，可是也只不过是依附在城市的折缝里面，就像孩子依附在母亲的睡袍上那样”。

而当他们走在“喧闹的陌生大街上”的时候，他们就记起对出生地的城市是“最为忠实、可爱、多情的”使得他们的名字跟她的名字的联系非常紧密。于是我的欢乐就被激了起来，因为我一下子想到了吉卜林的马虎大意。如今，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不是用尘制造的人，他没有对出生地或者是国家狭隘的自夸，要是他夸赞了的话，那也是跟火星人与月球的居民夸赞他的整个圆圆的地球。

对这些方面的看法是坐在我们的桌子的第三个桌角边的 E·拉什莫尔·科格兰猛地抛落过来的。正当科格兰跟我描述西伯利亚铁道的地形的时候，那乐队悄悄地换成了集成曲。结束的曲调是“迪克西”，而就在这令人愉快的乐曲快速前进的时候，几乎从每一张桌子都传来了掌声，它们差一点让这巨大的声音所压倒。

用一节说一下在纽约市里面，每个夜里在无数的咖啡馆中都可以见到的这样的不平常的情景，很值得。很多吨饮料都在那些说明它的理论上给消耗掉了。有人曾经草率地推断，城市里面的一切南方人在黄昏的时候全都催促他们自己到咖啡馆去。在一座北方城市中，这样对这种“叛乱”的气氛而鼓掌欢呼让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它并不是没法解答的。

跟西班牙的战争，很多年的薄荷与西瓜等农作物的大量收

获，一些在新奥尔良的跑道上令人惊讶的胜利者，还有由印第安纳与堪萨斯的市民举办的豪华的宴会，他们已经组成了“北卡罗来纳社团”，这早已让南方在曼哈顿变成了一种“时尚”。你修剪指甲就会轻柔地隐约说明，你的左手食指会让她想起那么多有关一位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的事。噢，当然了，但是，如今很多的女士都必须得工作——战争，你也很清楚。

当“迪克西”正在被演奏的时候，伴着一声莫斯比游击队队员的大叫，一位黑发年轻男子不知道从哪儿跳了出来，并发疯似的挥动着他的软边帽。然后他游游荡荡地从烟雾里穿过来，跌进我们桌子旁边的那张空椅子里，又抽出了一根香烟。

那夜晚到了静寂被打破的阶段了。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跟侍者提到三杯维尔茨堡酒，那黑头发的年轻人也清楚他的那些也包括在门单里面，就微笑了一下，并点了一下头。我就急忙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想去验证出我所持的一种理论。

“你会不会介意跟我说，”我开口道，“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砸到了桌子上一声巨响，而我就吓得不再说话了。

“对不起，”他说道，“可那是一个我从来都不喜欢听见被问起的问题。一个人从什么地方来有何关系呀？以他的通讯地址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公正呢？哎呀，我曾经看到过肯塔基人——他们憎恨威士忌，而弗吉尼亚人则并非从波卡洪塔丝传下来的，印第安纳人从未写过一本小说。墨西哥人不穿沿着缝口饰了银币的天鹅绒裤子，好笑的英国人，浪费的北方人，冷血的南方人，思想狭隘的西方人，而纽约人则太忙碌了，都不能在街上停上一个钟头去看一下独臂的杂货店售货员如何将越

橘装到纸袋里面。让一个人是一个人吧，别用什么地域的标签去妨碍他。”

“宽恕我吧，”我说道，“不过我的好奇心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对南方很清楚，而且当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就爱去观察。我建立了信心，那个为这支乐曲鼓掌非常热烈，装作对南方最忠实的人绝对是新泽西州的塞考卡的土人，或者在这个城市默里·希尔·吕克昂与哈莱姆河之间的区域。当你用你自己的——更好的理论打断的时候，我正准备向这位绅士打听一下来验证我的观点，我一定要坦白。”

而眼下，那黑头发的年轻人跟我说，而且那变得很显然，他的观点也是沿着它自己的那套惯例进行的。

“我很喜欢做一朵长春花，”他很深奥地说道，“就在山谷的顶端，并唱着哪——啦卢——啦卢。”

很明显，这太晦涩了，所以，我再一次朝科格兰转了过去。

“我周游世界十二次了，”他说道，“我知道一个厄珀纳维克的爱斯基摩人为了他的领带而给辛辛那提寄钱过去，我见过一位乌拉圭的牧羊人在一场‘战斗小湾’早饭食物谜语竞赛里面赢得了一个奖赏。我在开罗、埃及为一间房子而交租金，在横滨则为另一间交了整整一年的。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面，有给我准备的拖鞋，在里约热内卢的贾尼罗抑或是西雅图，我都不跟他们说如何去煮我的鸡蛋。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旧世界。自夸是从北方，或是南方，或是山谷里面的那破旧的庄园的屋子，或是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得大街，或是派克峰，或是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是小流氓公寓或是什么地方来的，有何用处啊？我们为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而犯傻，就因为我们碰巧是在那儿出生的，当我们远离了那些愚昧的东

西的时候，那将会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你好像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钦佩地说道。“但是，你好像也谴责了爱国主义。”

“石器时代的遗物，”科格兰热切地声明道，“我们全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和居住于考河湾的人。总有一天，所有这些为一个人的城市或是州或是地区或是国家的稍微的骄傲都会清除出去，就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我们将全都是世界公民。”

“但是，当你在外国的陆地上徘徊的时候，”我依旧坚持道，“难道你不想返回到某个地点——一些亲近而又……”

“连一点也没有，”E·拉什莫尔·科格兰轻率地插嘴道，“这一大块陆地球状的行星的物质，在两极略微弄平一些，就被喊做地球，便是我的住处。在海外，我遇见过很多这个国家的让一个地方束缚住的公民。我曾看到过从芝加哥去的人在一个月夜，在威尼斯的凤尾船上坐着，并夸耀着他们的排水沟。我曾看到过一位被引荐给英格兰国王的南方人，他的眼睛都没闭一下，就将消息告诉了那位君主——他的母亲那边的一位姑婆，以婚姻跟查尔斯顿的珀金斯家有了关系。我还了解到一位纽约人被一些阿富汗的强盗绑架了，去勒索赎金，他的人把钱送了过去，他才跟着代理人一块儿返回喀布尔。‘阿富汗？本地人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唉，不是那样的缓慢吧，你觉得呢？噢，我不太清楚。’他说道，接着他便跟他们说起有关在第六大街与百老汇大街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事。那些观点不适合我，我没有束缚于直径还没有八千英里的哪一个地方。只要记住我E·拉什莫尔·科格兰就行了，是整个地球的公民。”

我的世界公民来了个夸张的告别，就离我而去，因为他觉